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勛

話說這年秋間，長星見在西北方，光有數十丈，直射東南。逆賊四眼狗勢大猖獗。看官，你道這四眼狗是誰？原來便是秋心院的班長李狗頭。當時，癡珠說他會做強盜，人都不信。不想，他卻真做悍賊。他自正定括了牛氏箱籠，便與他結盟的幾個兄弟，跑到淮北。適值金陵屠殺之後，員逆委任榮合、榮法主持號令，出榜招賢。狗頭夤緣獻策，破了烏衣官軍，又破了防守七年之六合、三河大捷之義師。員逆大喜，以為奇才，將淮北悉歸管轄。

其實，懷遠一帶，呂肇受早反正了。狗頭領著數萬人馬，祇飄泊太湖，來往潛山。

當下朝廷為著東南糜爛，天象告警。詔中外文武及軍民人等，直言時務。這梅、歐兩個晉京，得著了試差。小岑卻轉個御史。想起癡珠臨行送的序文，是教他勘破了七品官，將天下所有積弊和盤托出，做個轟轟烈烈的男子。就也鼓動小岑胸中，幾多塊壘，幾多熱血，祇是乘不出機會。

這會言路大開，他又得了御史，便悄悄做起一折。不但不與劍秋商量，便是丹翬也不知道，徑自遞了。略云：

臣梅山奏，為應詔直陳、仰祈聖鑒事：臣聞古三公有因水旱策免，有不待策免，而自行引退者。何況天象示警於上，人事舛迕於下。而內閣大臣猶循常襲故，旅進旅退於唯唯諾諾之間。清夜捫心，其能自慰乎，

夫用人行政，其將用未用、將行未行之際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天顏咫尺，呼吸可通，惟有內閣而已。身居密勿之地，苟懷緘默之風，則宰相亦何常之有？一切凡人，皆可為之，又何藉夢卜以求也。

東南軍務，稽今二十有餘年矣。民生顛沛，國帑空虛。盡人能言，其實盡人不敢言其所以然之故。臣私自憤懣，急欲明目張膽，為我皇上陳之。封疆壞於各道節度。各道節度非有唐末之橫也，而平居泄沓，臨事張皇。有喪師者；有辱國者；有聞風知遁者；有激變內潰者；有奉熊文燦為祖師而以撫誤事者；有蹈楊嗣昌之覆轍而以鄰為壑者；有擁兵自重而游弋以避賊鋒，糜餉自娛而高居以養賊勢者。凡此種種紕繆，內閣豈不知之？有遇事嚴參以重封疆者乎？

自倭逆內犯，勾結水陸劇盜以及回疆西藏。朝廷命將出師，不惜捐萬萬鎊金，為民除害，德洋恩普。該將帥宜何如努力戒行？乃老成凋謝，既無繼起之才；結習相沿，動有債軍之將。往者金陵淪陷，設南北二帥。北帥逍遙河上，南帥蝸負鍾山。轉瞬數年，終於覆沒，為宵旰憂。方其未敗，錦衣玉食，倡優歌舞。其廝養賤紈綺，吸洋煙，莫不有桑中之喜。志瀟氣憤，賊氛一動，如以菌受斧。害於兩家，凶於而國。覆轍相尋，曾不知戒。內閣耳目猶人，有先機議處，以肅戎行者乎？封疆如此，戎行如此！此何時哉？此何勢戰？

該大臣等，相顧不發一策。事事仰勞神算，已屬全無心肝。乃猶徇情掩飾，淆亂是非，致令外議沸騰。或曰受賄容奸，或曰潛蹤通賊。聖明之世，臣不敢謂然。第念該大臣世受國恩，身膺隆遇。何以坐視時艱，悍然於天人之交迫，曾無所動於中也？

今日之事，必先激濁揚清。如醫治疾，扶正氣，始可禦外邪。伏唯聖鑒，俯納芻蕘，特伸乾斷，則民生自復，國計自紓，臣不勝感激之至。謹奏。

次日，內閣傳旨：御史梅山，忠諫可嘉，著賞人參二斤，原折該大臣閱之，各明白回奏。小岑謝恩下來，滿朝公卿，無不改容。

當下回寓，劍秋已早來了。接著，笑道：「士別三日，當刮目相待。」小岑也笑道：「這是癡珠抬舉我，得了兩斤人參。」隨即坐下，談了朝中情事。

劍秋便說道：「癡珠議論，多是行不去呢。就如這折議論，也是乘此機會，纔用得著。」小岑歎道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自古是這般呢。」劍秋道：「前兩天，荷生寄來癡珠詩文集副本。詩倒罷了，那文集中議論，都駭人聽聞得很。我略瞧兩篇擬疏，一是請裁汰：一曰汰大員而增設州縣，一曰汰士子而慎重師儒，一曰裁營伍而力行屯政，一曰裁胥吏而參用士人；一是請廢罷：一曰罷邊防而仍設土司，一曰罷釐金而大開海禁，一曰廢金銀而更造官錢，一曰廢科舉而責成薦主。一篇都有數萬字，讀之令我小儒舌撻。」

小岑道：「行原是行不去呢。祇這議論，都是認真擔當天下事的文字。人存政舉，便自易易。你道他迂闊麼？就如他說用兵大略，是先和倭夷，聽其自生自滅。再清內寇，上保蜀，下復武漢，做個南北樞紐。然後從上游分路勦辦，水陸並進，力厄賊吭。你道是不是呢？現在甚麼人能了此一局呢？」劍秋道：「這一付議論，我也聽他說過，荷生、讓如都將此做個帳中秘本，其實一個人是做不來呢。」小岑笑道：「天下事，那裏有一個人辦得出呢？起牆椎牛，掛席集眾。」

正待說下，門上報：「有客來。」你道是甚麼客呢，原來就是謝小林、鄭仲池。前個月小林以御史放了淮海道，仲池以理少放了淮北節度。兩個俱因地方殘破，無處張羅，不能出京。

這日從內城出來，得個明經路入閣的信，以此同訪小岑。到得靠晚，見過上諭，是「首輔予告，朝廷以西北肅清，詔經略入閣。所有未了事件，著交韓彝守護師印辦理」。

到得第三日，內閣傳旨：湖北漢陽府著梅山補授。小岑叫苦連天。丹翬便埋怨他：「上得好折。如今得了這個去處，上不著村，下不著店，又是不能不走的。」倒是劍秋替他張羅出京，說是「朝廷因你肯說話，纔叫你一麾出守，不久就有好處。」勸他走了。

卻說仲池節度淮北，與肇受恰是同官。肇受此刻擁了淮海千餘里錢糧鹽課，奉詔討賊。自廬江以至和、含，連營百餘座，旌旗耀日，人馬堆雲。

仲池主僕寥寥，依個破廟。一日，提督府兵丁搶人婦女，土團不依，鬧起事來。幕中朋友說，須地方官彈壓，肇受便往拜仲池。

仲池飭該管官兩邊和解，也就前往回拜。這肇受高興，開起夜宴。於是萬炬齊明，百花香出。羅鵠公廚中之美膳，舞廣寒宮裏之羽衣。

酒行數巡，夫人出見，珠光側聚，佩響流葩。肇受卻小袖禿襟，笑向仲池道：「我不慣穿著大衣。」仲池一面招呼夫人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們兄弟，盡可脫略形跡。」肇受就指左邊一座，教夫人坐下，向仲池說道：「他文雅，不比我鹵莽武夫，著他奉陪，我就在這炕上燒煙吧。」於是弁者鬢者，流目於燈光煙氣之中；歌人舞人，摩肩於豐酒繁饋之地。

仲池起辭再三，無奈肇受夫婦禮意殷勤，遲至一下鐘纔得散席。臨行，肇受取個沉沉的包裹，納入仲池袖裏，笑吟吟的道：「聊以志別。」仲池不解，無可答應，祇得收了。抵寓，檢開包裹，燦燦金條。

次日天明，忽報：「提督掛印走了，所有百餘座壁壘，俱是空營。」

原來肇受軍令，僅是暗號。那日黃昏，這多兵俱已陸續登舟。席散後，肇受、碧桃各奉老母，就也出城。萬帆竟掛，說是向海門而去。如許重累，竟一夕拔宅，奇不奇呢？

這裏仲池詫異一番，將提督的印，暫行護理。方招募鄉勇，聯絡土團，想為自強之計。不想諸事辦未得手，狗頭卻來了。空空一城，如何可守？聽說寶山營兵強馬壯，便向寶山投奔。坐此淮北千餘里，竟為狗頭竊踞。

再說小岑那一折，利害不過。參倒了幾個大佬，正法了幾個節度，這是小岑想不出呢。為著小岑奏准，大家依嘴學舌，都說起話來，便繆葛不清。

還是明經略到京，慢慢的回轉聖意，纔得歸結。救活了多少人。祇日日接見朝士，延攬人才，總不得個擔當全局的人，實在十分煩惱。

一日，想起李讓如。恰好出了肇受提督的缺，便極力保薦，得了諭旨。

過了數日，門上遞了一封書。拆閱是侍講歐冶言事的書，約有一千餘字。大意是，說那「楚北淮南形勢及扼賊要害之處」，又說「封疆大吏，推諉素不知兵，這是無志者借口之辭。試問各道節度，共帶樞部之銜，且有標兵之掌，如何說得不知兵？請以各道軍務，俱歸各道節度督辦，勿庸另派大臣。」又說是「今天下雖多事，然誠得志節磊落、通知古今之人，分佈中外要路。一以滅盜賊、安元元為念，功效未必不可漸致」。大喜道：「這等議論，與荷生一般通達，可以大用。」

次日，便呈御覽，奉旨召見。劍秋口才本是好的，是日奏對，洋洋灑灑，大稱聖旨。就放個岳鄂節度。陛辭這日，保了小岑與游鶴仙。不數日，鶴仙放了楚北提督，小岑擢了荊宜觀察。

此時楚南完固。雖寶慶、武岡均有賊蹤，安化、益陽均當堵勦，而大局是個安靜。楚北武昌失守三次，漢陽失守四次。自荊宜以下，千餘里瓦礫之場，賊尚盤踞，以為出入孔道。

可憐小岑攜了丹輦，羈旅樊城，無可著手。後來擢了荊直道，纔造起戰船，招些水勇。

值著劍秋也到，帶得宣府精兵二千，駐紮荊州。會合小岑募的水勇一千，及游鶴仙帶來太原精銳三千。共成六千人，擇日出師。

高屋建瓴，掛帆東下。克了石首，又克嘉魚，直薄武昌城下。城賊負隅自固。劍秋撥一枝兵力扼安陸、德安援賊，小岑水師復了漢口鎮。漢陽賊便也不敢離城半步。於是城賊岌岌。

再說小岑，近日收個少年，姓包名起。這包起原是個賣甘蔗為生的。劍秋也收個少年，姓黃名如心，這如心是個割馬草出身的。兩人俱生得面如滿月，目如流星，驍健多力。包起緣戀個婦人，因此投了小岑，充個親兵。如心也戀個女人，替他養馬。一日，雪裏割草，劍秋瞧見他單衣來去，揮汗如雨，大相詫異。後又見他駕馭生馬，矯捷異常，就提拔他充個親兵。

那包起、如心戀的女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，那年秋華堂搬馬解的柳青、胭脂。他姑嫂二人，由太原走了大同、宣化，便自直隸轉到河南，小住樊城。柳青卻結識了包起，胭脂也就結識了如心。這兩對少年夫婦，感著癡珠詩意，便向軍營中人投靠。

包起是應小岑招募，如心算是劍秋提拔出來。每逢出隊，這兩人都有個娘子幫手，衝鋒陷銳，極為得力。以此積功，都得了前程。營中人將包起、如心喚做「飛虎」，柳青、胭脂喚做「雌熊」。

這夜攻打武昌，如心夫婦帶了百餘人。伺至三更，闖個空，飛躍而上，放火大呼。城賊心膽俱寒，黑夜裏自行屠殺，胭脂已拔扁，招大軍入城了。

次日，小岑克復漢陽，也是包起、柳青之力。劍秋大喜，都拔補了營官。乘勝攻走安陸、德安等賊，楚北一起肅清。

祇武漢兩城，公廩已空，人物如鬼。鶴仙因勸劍秋移駐岳州，劍秋笑道：「『蚘冒藍縷，以啟山林。』不就是這地方麼？苟此而不能守，去之他處何益？昔周室征淮，師出江漢；晉代平吳，謀在荊襄；王濬造船，循江而下；陶侃之勛，鎮守武昌；宋岳武穆、李忠定謀畫岳、鄂，均以此地為要圖。我們要想控制長江，平定東南，豈容棄去此地？而且要守此地，還要攻破九江呢。」

看官聽說：九江係大江左右一個樞紐。賊以金陵為腹心，倚九江為門戶，設官科糧。九江之賊，又恃小池口、湖口為犄角。九江有賊，鄂州守不住，金陵亦克復不來。以此劍秋、小岑急於募水勇，造船艦。

有志事成，不上兩月，便增水勇三千人，年紀都是三十以下的。戰艦八九百號，大小炮位二千尊。小岑督率克復了小池口偽城，進圍湖口。

此時鶴仙帶二千陸師，下援南昌。留下一千陸師，劍秋就令包起、如心兩夫婦管帶，營小池口城裏。

到了次年，湖口仍難得手。一日，小岑喚過包起，附耳數語。包起歸營，便傳令陸師，拔營進勦宿松、太湖。

次日，湖口出隊，內湖外江，炮火四合。水陸悍賊無數，悉力抗拒。方血戰間，忽然一隊步軍，從山後連臂大呼，突入縣城。船賊岸賊相顧駭愕，不知此支兵從何而至。攘攘擾擾之中，械不能舉，槍不能發。我軍乘勢追逐，因風縱火，把兩岸夾守的偽城，一起克復。賊船數百號，焚奪一空，片帆不返。

此時火聲、水聲、人馬喧騰聲，震天動地。船賊也有死於水的，也有死於火的；岸賊也有落荒跑的，也有受刀傷的，也有砍倒頭的，也有踐踏死的。真殺得滿江皆屍，滿湖是血。

看官，你道那一隊步軍，是那裏來呢？原來，包起揚言進勦宿、太，卻於夜間將一千人潛自小池口。便入戰船，繞出湖口十里。天甫黎明，這一千人盡數登岸，高踞湖口縣城後山巔埋伏。到得城賊會合水賊，這一隊便殺下來了，以此大捷。

當下水勇扼在江上，陸師圍了潯城。城賊糧草有餘，逃竄無路。我軍四面環轟，塌倒城垣百餘丈，便擒了偽貞天侯凌紫茸等，磔於市。自是鄱陽數百里，遂無賊蹤。

劍秋論功，以小岑為最，奉旨擢了湖南節度。鶴仙加了頭品頂戴。包起、如心都陞了參將。正是：

激濁揚清，人才輩起。

獨有虬髯，搏翼萬里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